

王子及夫人以下而濕之然未速來謝待大明冊使之  
渡海而王子不來唯馳黃朴之賤收其罪二也大明日  
本之和交及冊使之航葦皆依朝鮮之反覆而事尤遲  
滯矣其罪三也李昖得之大驚而不敢隱之別寫一通  
遣之大明約其賜援兵

揚方事沉惟敬先歸朝鮮時朝鮮京畿道都察使李  
元翼聞秀吉之再促大兵而聚兵為防戰之術逢方事  
惟敬而重問之方事審告之元翼曰速守釜山城而日  
本兵士攻襲則可急破之惟敬制曰事成則固善矣然  
日本人者武勇尤勝元翼其難克乎初戰失利則後禍  
起矣子其深圖之依是元翼意迷而不得出軍既而方  
事惟敬皆入大明惟敬恐人之笑已而佯言曰秀吉拜

天恩之辱戴冠冕替首而謝恩矣且施賄于行長調程  
々毡天鵝絨及大小金器皿三十餘臺大書于其箱上  
曰日本國主豐臣秀吉所餽遺之什物也明人皆笑曰  
猩々毡天鵝絨者南蠻之土產也而為日本之方物尤  
可捧腹然明主不罪之而藏于內府石星尤信之雖然  
以無秀吉之謝書故人皆疑之故惟敬又到金山浦厚  
撰謝表而來獻然不著其年月由是朝鮮齊言曰惟敬  
之偽言也惟敬慙懼

蠻舶流來于土佐桂濱宇羅戶湊邊之濱國守長曾我  
部元親聞之馳小艇問其事實則南蠻商賈往來之船  
被甚風觸而檣摧檣折崑崙兒一名黑廟二百五十人  
商人三十人許凡五百餘人皆溺死幸免者今僅漂泊

于此元親憐之與糧米酒有翌日馳書于增田長盛告  
秀吉々々大悅曰長盛速赴土佐檢船中之物而悉可  
獻之依是長盛乘輕舟馳至命工人記其舟之廣狹其  
長三十間其橫二十二間長盛即欲檢舟中之所有時  
通事言曰若欲悉檢之則可費五六日即出其目錄而  
示之長盛見之歸而與元親及通事議曰欲獻之于秀  
吉而如何之可通事曰載之于小舟百五十艘而到大  
坂耳長盛元親同之悉聚四國近邊之船以細載之長  
盛監之乃到大坂以其目錄先呈秀吉鳥捌絲五方  
端木綿布二十六方端金欄鈍子五方端白絲十六万  
斤印子金千五百箇麝香一箱生麝香十頭生猿十五  
頭鸚鵡二翼也秀吉悅捧生鸚鵡一尺麝香箱及金欄

鈍子二万端干禁中其餘掃家清花雲客諸侯大夫各  
頒賜之又分界于京都大坂泉塚奈良庶人有差而取  
其價銀幾千万矣且賜銀五千枚于元親銀五百枚于  
長盛又賜米穀八百人之料酒肴炭薪每日五百人之  
用於船中之南齊人乃命船工修補其番舶而使歸于  
本國船已成矣蠻人來謝且告歸暇秀吉使人問其所  
欲蠻人答曰米五百石豚百頭雞千足也秀吉乃賜米  
千石豚二百頭雞二千足大樽百箇雜肴五十盛銀鈍  
粉五百石長盛受命悉調以與之蠻人大悅而即歸  
同二年正月行長在肥後催航海之事秀吉之所命者  
雖以二月為出陣之期而行長憂秀吉之沛怒故如此  
清正亦恐行長先著禪生之鞭依是先諸將而渡海焉

二月秀吉下令曰前陣者清正行長括闔隔日而可相  
勤之其不為前鋒之日則可在二陣也三陣者黑田長  
政毛利壹岐守高橋九郎秋月三郎相良宮内太輔伊  
藤民部大輔四陣者鍋島加賀守及子信濃守勝茂五  
陣者島津薩摩侍從六陣者長曾我部元親池田伊豫  
守藤堂佐渡守高虎中川修理大夫加藤左馬助嘉明  
菅平右衛門七陣者蜂須賀阿波守家政生駒讚岐守  
脇坂中務少輔安治八陣者備前中納言宇喜多秀家  
安藝宰相毛利秀元可勤之釜山浦城者筑前中納言  
豐臣秀秋守之而太田小源五可掌城中之事安曾浦  
城者立花左近將監宗茂可守之加德城者高橋主膳  
正築紫上野及可守之竹島城者久留目秀包可守之

西生浦城者淺野左京大夫幸長可守之我今遣毛利  
豐後守竹中源助垣見和泉守毛利民部大輔早川丰  
馬首熊谷内藏允於朝鮮而為監檢也諸將戰功之善  
惡強弱勿見而隱之勿聞而隱之雖親族朋友而不顯  
負不妄紵紕正其事實而可告報之舟師者藤堂高虎  
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監之以四國兵可為其援凡百諸  
軍相結盟誓勿使有相惡也大明若出大軍去朝鮮王  
城五六日程而屯營則速可告達之我必單騎渡海悉  
平之直進馬於明國可運於掌者也  
清正發船到朝鮮入竹島壘陣于機張即攻梁山逐其  
守將又到西生浦周見城邊示牌文一紙於朝鮮人民  
曰日本國加藤主計頭清正受大閣殿下之命今再航

千朝鮮之人民必不疑此牌文莫恐怖而退逃故先遣我臣金大夫以告焉

行長兵船自金山浦外進到豆毛等浦改築金山舊宮以築前中納言秀秋為城主又構諸城於處之為久留之計自是之後日本諸將相繼渡海

朝鮮見日本大軍之復至而大驚李哈亦創往年之敗頓即率后妃王子奔海州故從臣亦皆遷逃于遠境李哈寵臣柳永龍托運入糧粟芻藁於王城而遁於尚州朝鮮將官權慄不及一戰遜于東境朝鮮又大亂頻告急于大明且聲言曰日本軍兵百万分之為十三列將入大明秀吉亦在浪古耶自掌諸軍之成敗駟馬日馳郵吏足竊

黑田長政等諸將凡十三万兵皆入朝鮮築城於登萊機張西生浦豆毛浦安骨浦竹島梁山蔚山加德而橫行於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州固城泗川昆陽之間大明人朝鮮人共不得往來於此中故目中既蔑朝鮮然朝鮮國中以連年兵革故米穀不甚多諸將頗困焉朝鮮軍兵於唐島調戰船數百艘而欲拒日本兵也曉藤堂佐渡守高虎脇坂中務少輔安治欲擊破之乃相共議遣使于加藤左馬助嘉明曰我輩欲擊取唐島之戰船卿亦先可來此而嘉明未至之間高虎安治既遣其兵於唐島而相戰嘉明未知之往而相議時有告者於是嘉明驚愠急進其從兵漸相逐而行高虎安治亦皆既到唐島麾衆大戰多取敵船安治之從兵戰死者

不少嘉明馳來見一大艘艦列弓矢以待我兵而飛  
入獨身力戰手所斬殺數人敵欲擊嘉明ト甥權ト  
即及從兵亦攻入遂取其舟於是敵船多退我兵遂擊  
之嘉明怒彼輩之欺已且欲誇其武勇故又向一戰舟  
時嘉明蹶而落海抱舳而躍上苦戰又取其舟箭中毒  
明之股血流太甚而不顧鍋島信濃守勝茂來見而勞  
乏嘉明日我又取舟其意氣凜々焉既而各歸將裁書  
而告于京師記其軍功時高虎曰今日先登之功者在  
我耳嘉明進出按劍睨視曰佐渡何言哉今若出一言  
則我必一刀急試以決之而已舟師之捷不在我乎其  
忿眼如炬高虎亦怒座中皆和解之左右翼蔽令高虎  
不敢言故無事而止川肥後守側聞焉  
肥後守者浮

臣也嘉明人有武勇先是文禄元年朝鮮征伐之時肥後  
守也干一管牛民逃竄肥後守諭曰非殺汝也其勿恐  
焉乃出木標六箇分與之曰持之則其無害焉土民  
大喜以油紙裹之係于頸以安其心於是四民雜商皆  
來聚于肥後守營故采粟豐矣材木滿矣炭薪積矣魚  
肉足矣每事無不足者既而肥後守移于他管別人  
其前管時土民繫木標來曰肥後守移于他管別人  
乎即悉捕而殺之自是而後朝鮮土民皆曰日本何  
虎狼也不河觸近其軍法不定矣皆躲避于山中也  
又曰神功皇后以可雅畫旨石云高麗王者吾日本之  
也其石今尚存焉肥後守歸朝之後謂人曰秀吉自起  
朝難則軍法緊而善矣然則諸將豈有殺人如麻之  
乎惜哉後秀吉聞之賜感狀于嘉明等

大明諸臣相議曰是度日本再起大兵者是石星之罪  
也石星聞之責沉惟敬惟敬曰日本揚帆者唯讓朝鮮  
之失礼耳非背大明之命也徐成楚難之曰與師十數  
万浮海數千里豈為失礼而已哉於是諸臣皆歸其罪  
于石星遂下獄其後万曆二十  
七年夏遂死

朝鮮乞援兵甚急然大明以比年兵戈屢起故無應其  
召募者大明大擾

四月明帝以邢玠為經畧揚鎬為經理劉綎麻貴為南  
北大帥促浙東浙江四川廣東兵士而救朝鮮李珣  
受明帝之命為新總督即使左兵使戚繼光閉防禦使權  
應銖在慶州防烏嶺之敵使右兵使金應瑞在宣寧禦  
益山之敵使統制師元均領舟師拒竹島加德之敵  
秀吉遣使干沉惟敬曰速割朝鮮三道而可授我也明  
帝使惟敬徹日本之兵相互徵責之依是惟敬固焉不  
得奈之何秀吉所求之三道者全羅慶尚忠清也

五月清正行長遣柳川調信于京師

六月調信到京詣秀吉曰朝鮮不聽我言者依全

羅忠清二道猶完也諸軍進入全羅多聚糧米屠拔諸  
城長驅大進矣事若難成則先歸慶尚而經固城入西  
生浦屢進兵于敵地竭力而戰我兵雖多死而不顧必  
可建大功矣若不從我言則汝等妻子皆在日本我破  
裂之耳清正行長聞而大驚又被調信自于秀吉曰近  
日大明大兵既到全羅其勢固難敵矣秀吉大怒曰待  
年李如松屯于開城之時我兵丁營之間攻屠晉州城  
今又何懼之有秀家等者自宜寧晉州向全羅秀元等  
者自慶州經密陽大丘向全羅夾擊而可也清正行長  
何孱乎聞明兵之來而生恐怖之志噫有蓬之心夫謂  
信歸而言之清正行長敬聽命

沉惟敬倩朝鮮僧惟政松雲裁書贈清正曰邢玠率七

十五萬兵既赴朝鮮公等諸將速徹兵而可也清上時在  
西生滿即寄答書曰松雲告我以明兵之來進是我所  
願也夫朝鮮兵士者懦弱而不能奮身列楯於我兵故  
我心鬱塞固憐之矣而今與明兵相逢快戰急擊則朝  
鮮者置而不論進旗于明京悉焚燒之不可食言我身  
之怡幸何加於此哉唯恨明兵來之晚矣我聚兵而埃  
焉惟敬及明兵朝鮮人共見之駭騷踰不安其心惟敬  
又密遣僧于清正臣金木夫而求和親辭氣尤懇然金  
木夫不從其回翰與清正之意相同由是惟敬術尽力  
窮

那珣素惡惟敬深矢故欲執之而恐彼奔日本告大明  
之情事由是先贈書以安惟敬之心然惟敬猶疑之欲  
奔釜山浦而無便那珣使揚元率三千兵赴南原謀于  
吳惟忠麻貴及朝鮮將元均防惟敬之逃于釜山惟敬  
猶有從兵二百人故那珣恐其乘夜而遁遣別兵二百  
人而強代之惟敬銜之即遣婁國安張龍二人於釜山  
說行長以歸降之事行長同之逾日柳川調信率五百  
人遣人于宜寧而召惟敬時朝鮮斥堠拘留之張龍自  
間路進見惟敬而勸其行揚元聞之曰事已急矣馳騁  
到宜寧見惟敬駭狐貂而進行問曰日本如何惟敬曰  
和親其不可成矣揚元曰不可成則吾子何不明言于  
那珣乎惟敬曰我往慶州與清正交話月餘而歸時惟  
敬顏色甚變揚元察其逃走即聚其兵回惟敬馬相圍  
而歸丹城那珣即奏于明帝以下惟敬於囚置

是年明  
主乃廢

二十五年也同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惟敬遂伏誅

從三谷中納言筑前州牧小早川隆景率隆景者大膳木末毛利元就子中納言輝元之伯父也輝元歸附于秀吉之後秀吉以筑前國賜隆景今謂我於秀吉無可賜大國之親好是非其素心乎乃白于秀吉曰請以金吾秀秋為養嗣我死之後使秀秋領筑前國耳秀吉大喜而許之自此而後隆景受秀吉之恩顧尤厚遂備五大老之列至是而卒年六十三遺言曰天下雖崩離而輝元莫與焉唯堅守已領國而可也必不可遺忘矣何則毛利家若有自奉宇內之勢則固可也然無自奉之勢我熟察之後來若出領國專于戈之事則其國削身心也不可疑焉是後開原之役隆景之言果有驗矣

七月汎惟敬恨揚元之捕已而使集國安告于行長曰南原城者揚元及全羅道兵馬節度使李福男所守也城中兵士不多足下與諸將合攻之則城必陷矣南原東有雲峯鳥嶺南有三浪大江路通于金海竹島是朝鮮要害之地也足下須置騎兵於此其右有閑山島邢玠使遼兵三千守之陳惠表以二千兵在全州朝鮮將金應瑞李元翼在雲峯權慄元均在閑山島邊皆為南原之援勢足下若分兵當之而後攻南原則彈指之間可立拔屠之功矣行長亦素欲取南原而受秀吉之感賞故聞之大喜即與諸將相議將攻南原城元均與明共相約欲攻益山浦城行長聞之率兵襲破元均水軍進取閑山島依是舟師之便最善矣日本舟

師既亂入于光陽耳取津

八月諸將向南原城自全羅慶尚忠清三道而進以守  
事多秀家為大將而小西行長為先陣島津來庫頭義  
弘蜂須賀南波守家政長曾我部土佐守元親加藤左  
馬助嘉明生駒讚岐守等五方兵從焉毛利秀元為大  
將加藤清正為前鋒黑田長政淡路幸長等五方人屬  
焉發慶州過密陽大丘入全義館欲與王城明兵相戰  
也中納言秀秋在金山城遣山中玄蕃允伊藤雅樂助  
南部無布衛門等八千人與秀元清正相共進兵于忠  
清道擁懷李元翼雖屯于雲峯不及防戰皆逃于東境  
秀家行長等整軍列將攻南原城時拓闡欲向全州而  
絕南原之援援義弘嘉明得聞因是兩將率兵向全州  
故陳惠不能救南原既而秀家行長四方餘兵均進  
攻南原揚元及李福男固守焉鳥銃半弓亂發不已攻  
乏四日城尤固矣於是行長等不暫攻之各先退陣而  
遠攻焉城中見之為忘累日之困羸故各解甲胃而安  
卧黎明行長麾兵急進攻破南門而入秀家政元親  
生駒藤堂高虎亦各爭進入城揚元在帳中驚遽不及  
著衣盤礴跣足而逃出李福男戰死秀家行長亂入于  
城中斬首二千餘級生口亦不少即遣入于金山馳捷  
書于日本行長兵威大振

陳惠喪在全州見義弘嘉明之來進而不得救南原時  
有告者南原已拔矣全州士民驚迷愚衷制之土民等  
大起急攻全州燒倉粟而逃散于四方愚衷大驚聞曰

本兵既到，在實邊騷奔城而遁。逃日本兵即取全州，聚蓄米穀鐵炮弓矢而暫休焉。

邢珣聞南原全州之陷，而奏陳愚衷，罪干明帝，又責李弘曰：日本攻伐朝鮮者，是大明之耻也。故天兵數十萬，暴露既久矣。然李弘及群臣無戰心，既背主，厚臣死之語，是度南原全州之敗者，皆是李弘之過也。因是李弘驚懼，促八道之兵以從邢珣之命。

九月秀元、長政等到全義館，去王城不遠。時副總兵解生恐日本兵直入王城，分其兵于稷山水源兩處，以欲防之。黑田長政勸先鋒而進，朝鮮兵恐日本人之勇守城而不敢出焉。故秀元等所向無敵，而長政忽與解生相逢。長政家臣栗山備後守，後藤又兵衛率五十騎急擊解生，時參將揚登山遊擊牛伯英來救，圍之。

栗山後藤不敢恐之，與解生登山，伯英三將相接，東擊西突，左旋右轉，潰圍而出。長政見之，自督二千兵而進，擊秀元先陣，亦繼進。解生等辟易而逃，李益喬、劉遇節進兵來援，解生得力復戰，長政奮擊破之。秀元及諸將整列自後而進，解生即速退兵。此時日將落矣，故長政等亦不追之。

十月麻貴使李如梅入星州谷城而襲之。星州者，筑紫上野，久留田秀包守焉。南部無右衛門等出星州而退，軍忽與李如梅相遇，如梅前擊，筑紫久留田等拒却之。日本兵以寒氣既甚，故先皆納兵。

十一月邢珣督軍渡鴨綠江，遂到朝鮮王城，與揚鎬麻